

# 关怀伦理学与操心本体论

## ——对普遍伦理规范的一个探求

武小西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摘 要]** 新兴的关怀伦理学从批判传统伦理学出发,希望成为传统伦理学的更优替代。传统伦理学预设了原子化个体并把自主性作为目标,关怀伦理学则强调生存所必需的关怀经验和人的相互依赖,并以此为新的伦理范型的基础和旨归。但是关怀伦理学面临两个难题:关怀作为传统的女性经验,为何应提升为人类普遍的伦理范式?发生在私领域的关怀,是否应该成为公领域的道德考虑?回答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需要澄清关怀的存在论含义。可以运用海德格尔的操心本体论为关怀伦理学奠定存在论基础,因为操心本体论把关怀或操心(care)揭示为人的普遍本质,生存即筹划自身可能性的活动,而人作为在世的与人共在,本就内在地相互关联。关怀伦理学也启示出了操心本体论所蕴含的伦理向度,展开了生存论伦理学的一个可能性。

**[关键词]** 关怀伦理学 操心本体论 共在 普遍伦理规范

关怀伦理学作为一种女性主义思潮,最初的目标是希望被道德哲学传统所忽视的女性经验——照顾老幼和护理病人的关怀经验——能够进入理论视野并获得道德意义。随着理论的发展成熟,关怀伦理学现阶段的目标则是把关怀经验确立为一种新的伦理范式,这个范式不仅是对传统的以公领域行为和交往为范型的伦理范式的补充,还是一种更根本的、能够更好覆盖人类生活整体、更好处理实践问题的伦理范式。然而,传统的女性经验为何能够上升为一种对人类整体有效的普遍伦理规范?关怀经验和关怀概念得以成为一种新的道德哲学的基础与核心的根据是什么?本文通过寻求对关怀概念的存在论解释,尝试为关怀伦理学奠定具有普遍性的存在论基础。

### 一、关怀经验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关怀伦理学缘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道德心理学实验呈现出的男女差异,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的发展心理学实验表明,人的道德感总是向着基于普遍原则的思考而走向成熟。然而,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注意到,科尔伯格的实验对象都是男性,女性的道德感其实有着不同特征:男性倾向把道德建基于抽象原则,女性则倾向聚焦于具体情境。科尔伯格把这个差异阐释为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不成熟,吉利根则指出女性思维是不同于男性思维的“另一种声音”,对于道德心理学来说是同样合法的体验和视角,即“关怀的视角”<sup>①</sup>。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基于女性哺育和抚养孩子的经验总结出以关怀为核心概念的教育伦理学,弗吉尼亚·海尔德(Virginia Held)等女性主义学者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相对成熟的哲学意义上的关怀伦理学。诺丁斯和海尔德批评传统道德哲学的理论预设,认为把人看作相互冷漠的原子化个体是对人性的扭曲,因为人的生存本质上是相互依赖的,人始终并且深刻地处在和他人的关系之中<sup>②</sup>。关怀伦理学正是建基

**[基金项目]** 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和道德发展高端智库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类增强技术的政治论研究”(20BZX1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武小西(1982—),女,武汉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伦理学、政治哲学、西方哲学。

① See to Carol Gilligan, *In a Difference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9.

② See to Nel Noddings, *Starting at Home: Caring and Social Polic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 110-112; p. 229.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51-52.

于人的依赖性和关系性本质,不是把抽象、普遍的原则看作道德的核心,而是认为道德实践应围绕对具体的人的关注和关心来展开,“关怀关系要求对需求的回应、敏感、共情和信任”<sup>①</sup>。这样才助于让道德落实于人,让人能够更好地生活<sup>②</sup>。

诺丁斯和海尔德指出,传统道德哲学预设了人是原子化个体,自主性(autonomy)是个体的道德目标,但是,独立自主更像是男性思维所追求的生存方式,女性往往倾向认为亲密关系和相互依赖的家庭生活非常有价值<sup>③</sup>。以权利和自主概念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哲学,因其原子化个体的理论预设而显得比较适合处理公共领域中陌生人之间的利益问题。然而,传统道德哲学的目标并不仅仅是理解、建构和发展人类社会的公共空间,而是以包括私领域的人类生活整体为研究对象的<sup>④</sup>。这便导致了以下后果:由亲密关系和家庭生活构成的私领域,要么被贬低为不重要的边缘领域,要么在不恰当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架构下无法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承认<sup>⑤</sup>。这两种后果相互交织,导致私领域的关怀经验难以得到应有的理论关注和处理。但是,亲密关系和家庭生活对于人格的培育和德性的养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把私领域排除在道德哲学的视野之外,得出的理论体系很难恰当把握到人类生活整体的内在本质和发展方向。根据传统社会的分工习惯,女性的实践活动主要在私领域,孕育和照料婴幼儿、护理老人和病人往往是女性的工作,关怀伦理学作为一种女性主义思潮,出发点之一便是为了让传统的女性经验进入理论视野、得到承认并被赋予应得的价值。

关怀是否应该成为一种伦理规范?文献中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支持的观点认为把关怀经验提升为一种伦理规范,有助于让传统的女性劳动的价值得到承认,让女性的视角被看见并进入理论视野。反对的观点则认为这会维持传统分工对女性的压榨,减少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机会并加深性别不平等,因为把关怀经验提升为伦理规范有预设性别本质主义的嫌疑,预设女性天生更适合在家庭中照料他人和负责维系亲密关系,不擅长从事公共事务和进行理性思虑<sup>⑥</sup>。诺丁斯和海尔德对反对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诺丁斯认为,这个顾虑不应否定关怀实践的价值,而应看作一个改变的契机,改变传统关怀实践中性别分工的习惯,寻找对于所有人来说都适用的普遍关怀模式<sup>⑦</sup>。海尔德则指出,值得推荐并在其基础上形成伦理规范的关怀实践,并不是传统父权制社会中常见的压迫性关怀实践,我们寻找的关怀模式应是可以拓展到家庭和友谊的背景之外的那种关怀,找寻这种关怀模式的过程,也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甚至国际关系的深刻重构<sup>⑧</sup>。一个重视关怀的社会应重组其社会角色并转化其实践方式,这个意义上的关怀可被看作一种公共价值,而不仅仅是私领域中的价值。

因此,尽管关怀伦理学最初主要是让女性思维和经验被承认,发展成熟的关怀伦理学则不仅满足于补充传统伦理学的不足,而是旨在成为一种涵盖人类生活整体的完备的伦理学。诺丁斯、海尔德和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认为关怀伦理学的概念和架构不仅适合处理私领域,而且可以并且应该为公共领域的制度和政策提供指导<sup>⑨</sup>,他们从不同角度描述了把关怀运用于公领域的可能性,比如把共情作为制定公共政策的动机。斯洛特论述道,可以把个体层面在行为和态度上的关怀类比到社会层面法律、机构和习俗处理公共问题的方式上:“共情的关怀伦理学根据个体如何共情地表达、展示和反映关怀动机来评价个体行动。而某个特定社会的法律、机构和习俗正像那个社会的行动,因为这些反映或表达特定社会群体(或子群体)的动机(或信念),正如个体的行动反映或表达

①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44.

② 李萍、刘念:《“关怀”与“正义”优先性的道德反思》,《现代哲学》2019年第4期。

③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2.

④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86.

⑤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3.

⑥ Martha Nussbaum, “The Feminist Critique of Liberalism.” Lindley Lecture, University of Kansas, 1997, p. 30.

⑦ Nel Noddings, *Starting at Home: Caring and Social Poli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45.

⑧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pter 9 and Chapter 10.

⑨ Noddings, *Starting at Home*, chapter 11;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chapter 7&10; Michael Slote, *The Ethics of Care and Empathy*, chapter 5 & 6.

个体行动者的动机(或信念),尽管某个特定社会的行动比个体行动更稳定持久。”<sup>①</sup>

当关怀伦理学成为一种规范人类生活整体的理论,之前女性主义伦理学家对传统伦理学提出的质疑,便同样构成对关怀伦理学的挑战:为何认为适合于私领域的伦理规范同样适用于公领域,甚至是对传统的公共领域伦理规范的更优替代?用私领域的伦理实践规范公共领域,是否同样会造成对公共领域的误解甚至扭曲?<sup>②</sup>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上述问题便转化为:关怀实践主要是一种传统社会分工方式中的女性经验,为何一种特定的女性经验应该成为人类生活整体的伦理范式?关怀实践为何应被普遍化为一种完备、全面的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架构?<sup>③</sup>综合而言,倘若关怀伦理学希望成为规范和指导人类生活整体的完备伦理学,便需要回答一种特殊的经验为何能够且应该成为一种普遍的伦理范式。

海尔德提供了一个回答:每个人都作为孩子被照料过,否则无法活下来。人到晚年、人在病中等脆弱的阶段也需要他人的关怀照顾。这揭示出人生所本有的脆弱性和依赖性,人必须处在关系中才能生存和好好生存。海尔德进一步论证说,关怀伦理学可以比基于公领域经验的传统伦理学更根本和更具普遍性,因为没有关怀人无法生存,但是没有正义人仍然有可能生存,事实上人类历史的很多阶段都是不正义的。正义可以是内嵌于关怀伦理框架之内一种特殊价值,适用于人类生活的部分领域<sup>④</sup>。海尔德的解释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但是仍然没有令人满意地解释关怀实践应该作为一种普适伦理规范的理论根据。固然每个人都有过被照料的阶段,但这只是解释了作为客体或承受者“被关怀”的普遍性,并没有表明作为关怀主体进行关怀实践的普遍性。并且,海尔德是在描述一个偶然的经验事实,并非给出正当性的根据: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可能世界,其中婴孩、老人和病人都由人工智能照料,没有人作为关怀者进行照料劳动。对此海尔德有进一步的回应。她论证道,如果只是满足婴孩的基本生理需求,婴孩并不能恰当地发育和成长为被康德式道德哲学预设为前提的自主个体,“婴孩的发育和成长需要经历信任和关怀的社会关系”,因此,关怀关系要优先于个体的独立自主<sup>⑤</sup>。所以,人工智能提供的仅仅对于基本生理需求的照料是不够的。海尔德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任何个体生活中亲子的和经验的现实在根本上与他人相连接,个体镶嵌其中的社会关系在重要意义上构成着他们的‘人格’(personhood)”<sup>⑥</sup>。

海尔德的补充说明固然揭示了关怀关系对于人的成长的必要性,但是她所设想的关怀是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怀关系,并把母子关系看作关怀关系的模板,这是权力不对等的单方向依赖关系,和成年人之间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关怀关系非常不同。为了证明关怀关系在规范性意义上优先于传统道德哲学所强调的独立个体的自主性,平等的成年人之间的关怀关系为何先于自主性,仍需得到解说。事实上,海尔德简短地触及了这个问题,她指出关于社会契约论的研究中的一个观点:如果没有足够的社会团结、信任和公民情谊,社会契约便不可能得到维持。换言之,独立平等的个体之间的契约寄生于社会团结和信任,而关怀关系正是社会团结和信任的基础和条件<sup>⑦</sup>。这是一条很有启发性的思路,有助于解释关怀之于人的社会生活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但是,这里所说的关怀究竟是在因果意义上还是规范意义上先于平等的个体,还并不清楚。而且,如果已经存在足够的关怀和信任,契约本身似乎就成了多余的。

关怀的普遍性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维度,即关怀经验是仅仅指关怀他人的实践,还是也包括自我

① Michael Slote, *The Ethics of Care and Empathy*, Routledge, 2007, p. 94.

② 诺丁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认为把私人领域的实践范式直接转移到公共领域,不仅会造成对公共领域的扭曲,也会毁坏家庭的特殊本性。

③ 斯洛特在 *The Ethics of Care and Empathy* 一书中讨论男性和女性的道德感的高低时简短提到这个问题,如果认为女性的道德感高于男性,“这是否会造成关怀伦理学难以服务于全人类的道德,因此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给予我们——男性和女性——理由以怀疑关怀伦理学(或康德伦理学)作为一种全面或整全的人类道德理论的有效性?事实上我并不确定”第71-72页。

④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71, 96.

⑤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02.

⑥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01.

⑦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86.



关怀? 关怀伦理学家基于对关怀经验的关系性本质的强调,认为关怀仅指关怀他人。诺丁斯把关怀定义为关怀者和被关怀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这个关系由两个全神贯注和动机移位重要元素构成,即关怀者对被关怀者持有关关注和担忧,通过共情感同身受,以回应具体的被关怀者的需求的方式<sup>①</sup>。这与斯洛特的理论相似,他们都把与他人的共情看作关怀关系的关键。他们对于关怀的理解都从概念上排除了自我关怀的可能性,把关怀等同于关怀他人。蒂姆特·布贝克(Diemut Bubeck)明确指出,关怀经验的关系性本质意味着关怀必须是在面对他人时对他人需求的回应,而且并不是所有对他人需求的回应都属于关怀,只有回应他人无法自行满足的需求才算关怀。如果是回应他人自己可以满足的需求,便只能算作服务<sup>②</sup>。关怀经验是人与人互动的活动,凸显着人的相互依赖性和深刻的关系性本质。

然而,把关怀经验限定为对他人的关怀,便丧失了自我关怀的可能性<sup>③</sup>。这个后果与基于女性主义立场对关怀伦理学的批评紧密相关:把关怀经验提升为伦理规范,有可能强化传统性别结构对女性的压迫;把关怀实践限定为关怀他人,便更加明显地鼓励自我牺牲,鼓励以自身为代价去关注和照料他人,而这种思维方式正是在历史上使得女性陷入经济和权力结构上的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关怀伦理学是在提倡一种“奴隶道德”<sup>④</sup>。比较而言,传统康德式道德哲学并没有把自我排除在道德态度之外,定言命令明确指出,要尊重自己和其他人之中的人性,不能把人仅仅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便严格排除了把自我作为工具以服务他人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式道德哲学具有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性。

综上所述,要把关怀经验提升为一种普遍的伦理范式,关怀伦理学需要解释既有关怀经验的特殊性为何蕴含了适合人类生活整体的普遍性。关怀经验的特殊性包括三个方面:作为传统意义上女性经验的特殊性、作为私领域实践的特殊性和关怀对象仅限于他人的特殊性。这三种特殊性所对应的普遍性是:能够成为人类普遍经验的普适性、能够涵盖公领域和私领域的普遍性和包括关怀他人和自我关怀的普适关怀概念。换言之,关怀的普遍性是指人仅仅作为人的伦理规范,而不是作为某一种人,不是作为男人或女人、亲人或陌生人、自我或他者的特殊伦理规范。具有人作为人的普遍性,其经验才能成为一种完备或普适伦理学的依据。因此,能否为关怀经验找到包含了这三种普遍性的理论基础,是关怀伦理学能否与传统伦理学竞争,甚至成为传统伦理学的更优替代的理论关键。

## 二、作为人之本质的操心/关怀

关怀伦理学者对传统道德哲学的批评主要体现为对两个关键概念的不满:康德式道德哲学强调的自主性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预设的个体之间的相互冷淡。个体的相互冷淡是前提预设,与平等和自由一同构成寻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基础。自主性则是道德规范或理想,是人应该努力做到的行动方式。关怀伦理学家认为,这两个概念有一个共同的存在论预设——人是原子化个体。然而,把人看作原子化个体是对人之本质的误解,在此基础上建构的道德哲学理论,难免不是对人类生活的扭曲。人在本质上是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是个人存在的重要部分,自主性不仅是虚幻的,更不应该成为核心的道德理想。相对而言,关怀经验凸显了人的关系性本质,应该成为建构实践哲学的恰当依据。

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哲学分享了这个批评,他从批评笛卡尔式的原子化个体出发,发展出此在作为在世界之中的与人共在的生存论哲学,并把人的本质看作操心(Sorge)。操心的英译是care,即关怀伦理学之“关怀”。但是,我们不能望文生义地把海德格尔的操心本体论和关怀伦理学进行直接的

① Noddings, *Starting at Home: Caring and Social Policy*, University of Califor Press, 2002, p. 15.

② Diemut Bubeck, *Care, Gender and Jus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 129.

③ 张容南:《什么是好的关怀——儒家伦理对关怀伦理的启发》,《哲学动态》2019年第5期。

④ Claudia Card, "Caring and Evil", *Hypatia*, 1990, 5(1), pp. 101-108; Victoria Davion, "Autonomy, Integrity, and Care,"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1993, 19(2), pp. 161-182; Bill Puka, "The Liberation of Care: A Difference Voice than Gilligan's 'Difference Voice'," *Hypatia*, 1990, 5(1), pp. 58-82.

关联。因为操心(Sorge)并不是一个伦理学概念,而是存在-存在论层面的概念,操心本体论是在存在的层面探究人之本质的生存论哲学。笔者将要论证的是,操心本体论对于关怀伦理学的意义,在于操心本体论提供了一种普遍的存在论,揭示出人作为人的普遍本质是操心或关怀。

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把人和物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存在领域:物是 *res extensa*(广延物),对物之存在的研究是自然形而上学,自然形而上学把广延物的本质规定为工具性;而人是 *res cogitans*(思维物),对人之存在的研究是道德形而上学。道德形而上学把人的存在规定自在目的:“人乃至每一有理性的存在者,都是作为自在目的自身(而非仅是为了这样那样的意志加以随意运用的工具)实有的;在他的一切行动中——无论该行动指向他自己自身还是其他有理性的存在者——人必须一直被同时思考为目的。”<sup>①</sup>然而,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对人之本质的规定缺乏进一步的存在论追问,以至于人是自在目的这一规定仍然体现出康德是以物之存在的方式,即实存,来规定人之存在的<sup>②</sup>。换言之,把人规定为自在目的仍是把人看成了一种现成的存在者,尽管这种现成性已经不同于物的现成性。

根据海德格尔的生存论,人的存在(此在)从根本上说便不同于物的存在,物是有着固定本质的现成的存在者,而人的本质是“去生存”,存在对于人来说总是一个问题。去生存,就是向着可能性来筹划自身。这种筹划活动,就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操心:既然自身存在不是现成的,没有事先确定的本质,自己如何存在、成为什么,便是取决于自己的开放性问题<sup>③</sup>。在这个意义上,此在是操心也意味着人在本质上是可能性,操心即在可能性中塑造自己。这里说的可能性不同于古代存在论传统中的潜能,潜能是相对于实在性或现实性来定义的,指现实性的仍未实现。但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可能性并不是相对于实在性的“尚未”,也不是逻辑意义上的可能,而是向着未来的敞开和对当下事实的溢出<sup>④</sup>。操心并不是要让自己尽快“实现”某种潜能,成为某个预先确定的现成形象,而是作为能在把自己保持在可能性中,保持在对于现成性的逸出中。海德格尔认为操心体现着此在的存在论结构上的整体性,此在被抛入世界,这个被抛入的世界决定了此在的现实性,此在是在这个现实性的基础上领会和筹划自身的可能性的。因此,此在总是“先于自身”的存在者,这个“先于”是指此在从不只是自身的现实性,而是在现实性基础上经由可能性并且向着可能性的“逸出”,这就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操心所刻画的人之存在的本质<sup>⑤</sup>。

此在的先于自身,并不是原子式个体在真空中探索可能性,而是人在世界之中且寓于其它世内照面者的存在方式。人作为“在世界之中存在”,总是与他人的共在。作为操心,人与物打交道被称为“操劳”(Besorge),与他人打交道则是“操持”(Fürsorge)<sup>⑥</sup>。世界构成一个意蕴整体,事物在意蕴的指引整体中上手而来,人对事物或通过事物进行的劳作就是操劳。而他人的存在是我的存在论构成组件,人的存在内在地包含了他者。哪怕离群索居或独自一人,也并不否定自身作为与人共在的存在论构成,而毋宁是操持的褫夺形式。操持的积极形式有非本真和本真两种,非本真的操持即常见的“越俎代庖”,把他人该操劳的事情揽到自己身上,通过替他人“操心”来控制他人<sup>⑦</sup>。关怀伦理学家也注意到这种“关怀”现象,认为这是需要警惕的,因为关怀他人是对他人的需求作出回应,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人。操持的本真形式则是“为他人生存的能在做出表率;不是要从他人那里撷过‘操心’来,倒恰要把‘操心’真正作为操心给回他”<sup>⑧</sup>。也就是说,本真的操持正是让他人看见自身的可能性,让其作为其所是而存在。这恰好呼应了关怀伦理学所提倡的好的关怀,通过满足或回应他人的需求,使其能够充分地作为自身而存在。

① 马丁·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98页。

② 马丁·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12页。

③ 马丁·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49-51页。

④ 马丁·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67-169页。

⑤ 马丁·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21-222、226页。

⑥ 马丁·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23页。

⑦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141页。

⑧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142页。

海德格尔在谈论作为此在存在论环节的与人共在时,专门提到存在者层面上的公共关怀事业,事实上,“操持”一词的德语原文 Fürsorge,本就兼有慈善机构、社会救济之类的含义:“例如,实际社会福利事业这种‘操持’就植根于作为共在的此在之存在建构中。之所以实际上迫切需要福利事业这类操持,其原因就在于此在首先与通常是在操持的残缺样式中行事的。互相怂恿、互相反对、互不需要、陌如路人、互不关己,都是操持的可能方式”<sup>①</sup>。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关怀时常缺位,才需要建立公共福利机构来弥补这种缺位,为人提供必要的关怀。因此,社会福利机构在存在者层面印证着人之共在,尽管这种共在体现为它的褫夺形式。与他人的共同存在在在地构成着“我的”存在,正如现成的社会习俗既限制了我的可能性,也使得一些可能性对我敞开,他者也既限制了我对自身可能性的筹划,也使得一些可能性对我成为可能的<sup>②</sup>。

共在不仅解释了存在者层面上人的相互依赖和深刻的关系性,还超越了自我中心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截然二分。关怀伦理学把关系性看作理解人之本质的关键,允许自我关怀,便意味着关怀伦理学不能突出人与人的相互依赖。然而,把关怀对象限定为他人则会导致自我牺牲,以及固化不平等的权力结构等问题。操心本体论则从存在论层面为这个两难困境提示了出路:此在本就内在地包含了他人,当我操心自己的存在,他者就在我的视野之中,限定、敞开并塑造着我自身的可能性。海德格尔总结道:“若依操劳与操持类推而得出‘自己的操心’这样的说法,这说法会是一种同语反复。操心不会特别用来指对自己的行为,因为这个自己的特征已经从存在论上用先行于自身的存在来标画了。”<sup>③</sup>对应到存在者层面,当我关怀他人,这个行为并不是以牺牲自我为代价的利他活动,而是内嵌在我对自身的筹划之中的。自我和他者并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现成存在,通过“关怀”这个行为才能产生某种连接;自我和他者更不是零和游戏的双方,仿佛一方被关怀便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或牺牲。自我和他者本就是此在的构成环节,共同构成着“我的存在”。

操心本体论从存在论层面为关怀伦理学内部的海尔德对斯洛特的批评提供了支持。斯洛特认为关怀是一种德性,即基于共情(empathy)的动机态度(motivational attitude)或性格倾向(disposition)。海尔德认为把关怀看作个人的德性,忽视了关怀经验所凸显的人的关系性本质,也忽视了关怀不仅是负载价值的实践,还是一种需要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中进行的劳动<sup>④</sup>。斯洛特把共情看作关怀经验的核心,认为行动的道德价值源于行动背后作为情感性动机的关怀(caring),源于关怀如何“探出”(reaching out)自身并与他人进行连接<sup>⑤</sup>。可以看出,斯洛特的关怀伦理学恰恰预设了海德格尔所批判的传统存在论:把人和人看作本不相关甚至相互隔绝的现成存在者。只有把人的存在理解为原子化的“单子”,才需要命名一种“共情”的现象,“仿佛在存在论上首次搭了一座桥,从首先被给定为茕茕孑立的自己的主体通到首先根本封闭不露的其他主体”<sup>⑥</sup>。然而这种理解是本末倒置的,“并不是‘移情’才刚组建起共在,倒是‘移情’要以共在为基础才可能”<sup>⑦</sup>。换言之,移情现象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与他人的共同存在本就内在于自身的存在。而基于移情建构关怀伦理学,便错过了关怀现象揭示出的人的关系性本质,反而预设了关怀伦理学所批判的笛卡尔式的原子化个体的传统存在论图景。

综上所述,操心本体论解说了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论构成,人的本质就是操心/关怀,操心就是筹划自身的可能性,塑造自身的生存形态。而他人的存在是内在于自身的存在论构成组件,操心自身存在意味着操持与他人的交道。操心本体论为关怀伦理学提供了一种超越了关怀经验的特殊性

①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141页。

② Hans Bernhard Schmid and Gerhard Thonhauser(ed), *From Conventionalism to Social Authenticity*, Springer, 2017, p. 1.

③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223页。

④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51.

⑤ Michael Slote, *The Ethics of Care and Empathy*, Routledge, 2007, p. 4.

⑥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144页。

⑦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145页。“移情”和“共情”是同一个德语词, *Einfühlung*, 的两个常见译法。 *Einfühlung* 译为英语的 *emphathy*。参见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2006, S. 125。



的存在论基础,揭示出人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某个群体的人——的普遍本质:操心/关怀。另外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存在论层面上的操心(Sorge/care)揭示出存在者层面上的关怀(care)为何具有伦理相关性,为何应该成为一种全面的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因为操心让人成为人本所是的那种存在者,关怀作为操持的积极且本真的形态,在存在者层面上充分体现出了人之本质。

### 三、从基础存在论到关怀伦理学

关注护理哲学的英国现象学家约翰·佩雷(John Paley)在《海德格尔与关怀伦理学》一文中批判性地考察了从操心本体论中推导出关怀伦理学的观点<sup>①</sup>。首先,他从整体上否定了从《存在与时间》中推导出伦理学的可能性,然后分别考察了通过《存在与时间》中显得比较有“伦理意味”的概念——操心、共在和本真性——演绎出的三种伦理学理论,认为这三种伦理学理论要么跟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本身关系不大,要么作为一种伦理学难以成立。佩雷否认《存在与时间》包含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的理由主要有两个:首先,海德格尔说自己对伦理学不感兴趣;其次,基于“是”与“应该”的隔阂,此在论是描述性的存在论,不能从中得出规范性的伦理学。具体说来,佩雷否认操心概念包含关怀伦理学主要是基于第二个理由,即操心本体论是描述性的存在论,涉及他人共在的操持也是一个存在论层面上的概念,操持常体现为各种褫夺形式,比如相互冷漠和互不相关,并没有理由认为操持在存在论意义上的积极形式在存在者层面的也具有优先性。换言之,并没有理由认为操持的积极形式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优先性。因此,海德格尔的操持概念并不能为从事护理工作的人提供任何有指导意义的关怀伦理学<sup>②</sup>。

关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有没有伦理学维度,流俗的成见是没有。这个成见尽管占据主流的意见,实则经不起推敲。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认为这种观点简直不值得反驳,因为这里说的“伦理学”毋宁是指“操作手册”那样的行为规范,由一系列教条构成,告诉人们具体应该如何行为。然而,哲学伦理学并不提供这种“操作指南”,而是思考人类实践的本质和意义,为何行动需要选择规范和价值<sup>③</sup>。此在论本就是关于人类生活的构成方式和人类行动的可能性条件的详细分析,因此内在包含了规范性概念的存在论基础。让人困惑的并不是海德格尔为何不专门写一部“伦理学”,而是《人道主义书信》中提的写信给海德格尔的那位青年,在读过《存在与时间》之后,仍然需要额外的伦理学作品<sup>④</sup>。南希把这种阅读方式称为“盲目地阅读”,只有忽略作品的实际指向和内在精神,才会断章取义地认为《存在与时间》和伦理学无关。

把存在论看作与规范伦理学毫不相关的描述性学科,意味着把人看作现成的存在者,可以从外部通过第三人称的视角进行描述。然而,海德格尔反复指出,人的存在从根本上不同于物的现成存在。人不仅可以领会自身存在并通过自身存在来领会一般意义上的存在,还筹划自身的可能性并塑造自身存在。操心即在对存在的领会中成为自己,这在本质上是第一人称的活动。因此,人的存在论本质上是第一人称的。第一人称的视角总是规范的视角,因为第一人称的视角必然包含对于行动和生活的选择和筹划,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各伦理学》开篇所说,“每个技艺和每个探索,每个行动和选择,都被看作是以某种善为目标;为了这个原因,善被恰当地宣布为所有事物所追求的目标”。(NE 1094a1-1)所以,人的存在论并不仅是描述性的,因而排斥其与规范性伦理学的关联,恰恰相反,操心本体论正是要把操心这个伦理意味浓厚的现象规定为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去存在,去存在本身就是规范性的活动。

确立操心本体论的伦理维度还有一个重要的文本支撑。海德格尔尽管并没有直接给出一个具

① John Paley, “Heidegger and the Ethics of Care”, *Nursing Philosophy*, 2000 (1), pp. 64-75.

② John Paley, “Heidegger and the Ethics of Care”, *Nursing Philosophy*, 2000 (1), p. 66.

③ Jean-Luc Nancy, “Heidegger’s ‘Originary Ethics’”, *Heidegger and Practical Philosophy*, F. Raffoul & D. Pettigrew,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65-86.

④ Françoise Dastur, *Heidegger and Practical Philosophy*, Babette Babich, “Solicitude: Toward a Heideggerian Care Ethics - of Assistance”, *Relational Hermeneutics*, London: Bloomsbury, 2018, pp. 9-28.

体的规范伦理学,但是他一再强调,他对操心、共在、良知、罪责等伦理意味浓郁的关键概念的解说,都是从存在论层面阐释这些概念的规范性来源,即阐释这些概念为何能够成为重要的伦理学概念<sup>①</sup>。著名现象学家斯蒂芬·克罗维尔(Steven Crowell)从规范性的视角考察了这些概念,认为这些概念正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为人的存在奠定规范性的基础,克罗维尔一方面说明了此在的第一人称视角究竟如何为作为因缘整体的世界奠定了工具理性的规范性基础,另一方面论述了为何本真此在才是能够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自主行动者<sup>②</sup>。《存在与时间》的这条理论线索,也正是本文论证操心本体论可以为关怀伦理学奠定存在论基础的背景依据。

#### 四、结语

关怀伦理学以传统社会分工中女性的关怀经验为核心,希望发展成为一种全面的伦理学,并与以自主性概念为核心的传统伦理学相竞争。这就要求关怀伦理学解释,关怀经验作为一种局部的特殊经验,为何能够具有完备伦理学所应具有普遍性。本文尝试论证海德格尔的操心本体论能够为关怀伦理学提供所需的存在论依据,因为操心本体论一方面解释了关怀能够成为一种伦理学的核心理念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为关怀经验提供了适用于人类整体的普遍性基础。当然,这并不是说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展示的生存论本身就包含了关怀伦理学。操心本体论和关怀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毋宁是间接的:前者让后者作为一种全面的伦理学成为可能。

把关怀伦理学与操心本体论相联系,不仅为关怀伦理学奠定了具有普遍性的存在论基础,还为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揭示出了新的伦理维度。尽管《存在与时间》的诸多关键概念带有强烈的伦理意蕴,海德格尔并没有明确给出一种“规范伦理学”。很多学者在这些伦理意蕴强烈的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发挥,各自建构出富有启发的“海德格尔式”的——而不是海德格尔的——伦理学,例如斯蒂芬·达尔沃(Stephen Darwall)基于“共在”(Mitsein)发展出了第二人称伦理学<sup>③</sup>,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查尔斯·归格农(Charles Guignon)基于“本真性”发展出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本真性伦理学<sup>④</sup>,克罗维尔和丹尼斯·麦克马努斯(Denis McManus)透过当代康德主义道德哲学的规范性概念来阐释海德格尔生存论现象学中的规范性问题<sup>⑤</sup>,这些前沿研究都体现出了把当代道德哲学与传统现象学相结合的趋势,在这种结合之中生发出新的思想契机。本文属于这种研究趋势中的一个尝试,透过关怀伦理学的视角重新考察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希望一方面使人们对海德格尔的“操心”概念获得能够通达经验的新理解,另一方面揭示出关怀伦理学所蕴含的深刻而普遍的生存论根基。

(责任编辑 万 旭)

①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58和59节,着重参考第330页。

② Steven Crowell, *Normativity and Phenomenology in Husserl and Heidegg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39-303.

③ Stephen Darwall, "Being With",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1(49), pp. 4-24; *The Second Person Standpoint: Morality, Respect, and Accountabil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④ Charles Taylor, *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rles Guignon, "Authenticity, Moral Virtues, and Psychotherapy,"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degg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⑤ Steven Crowell, *Normativity and Phenomenology in Husserl and Heidegg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Denis McManus, "Anxiety, Choice and Responsibility in Heidegger's Account of Authenticity," in *Heidegger, Authenticity and the Self: Themes from Division Two of Being and Time*, ed. Denis McManus, Routledge, 2015.